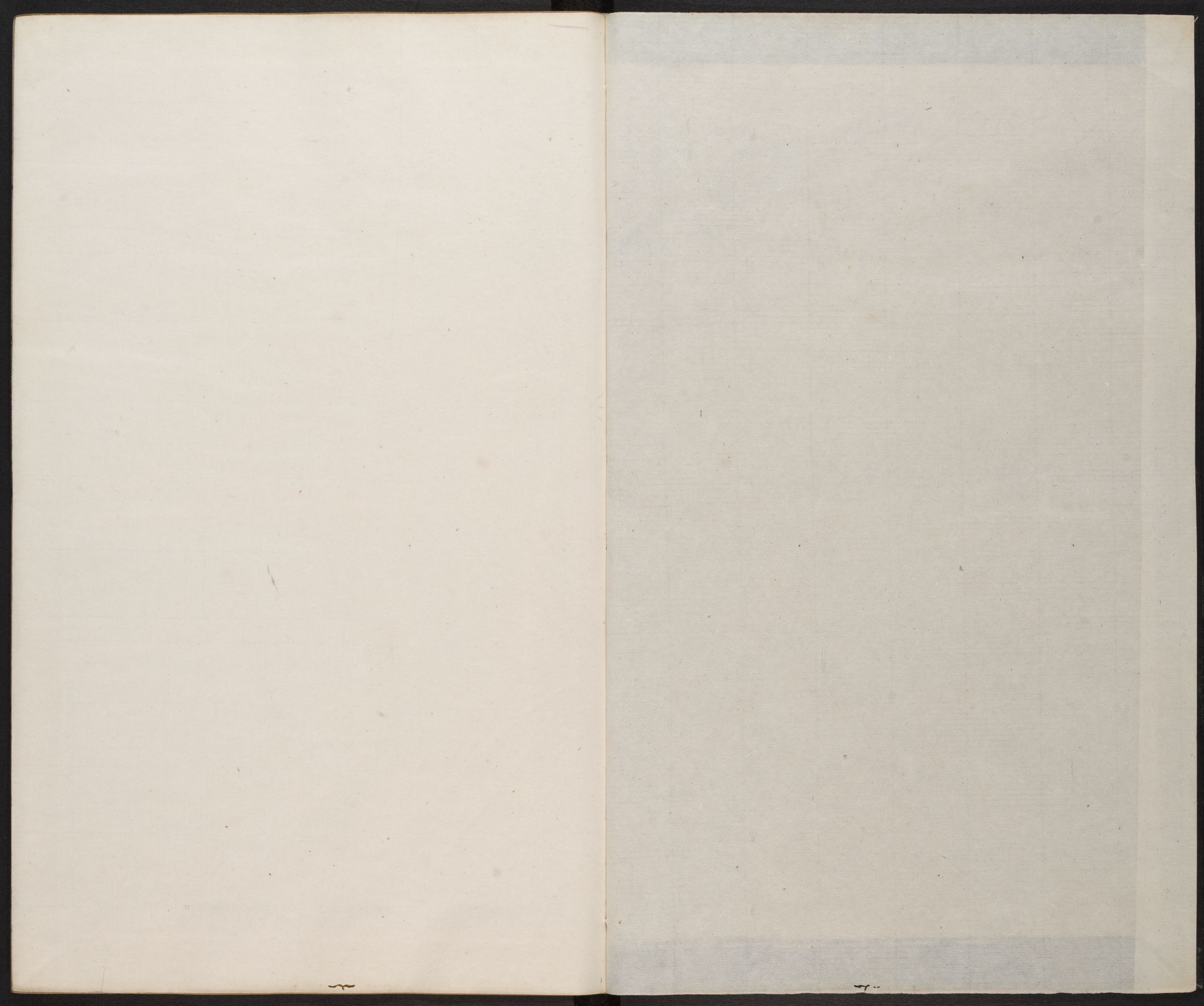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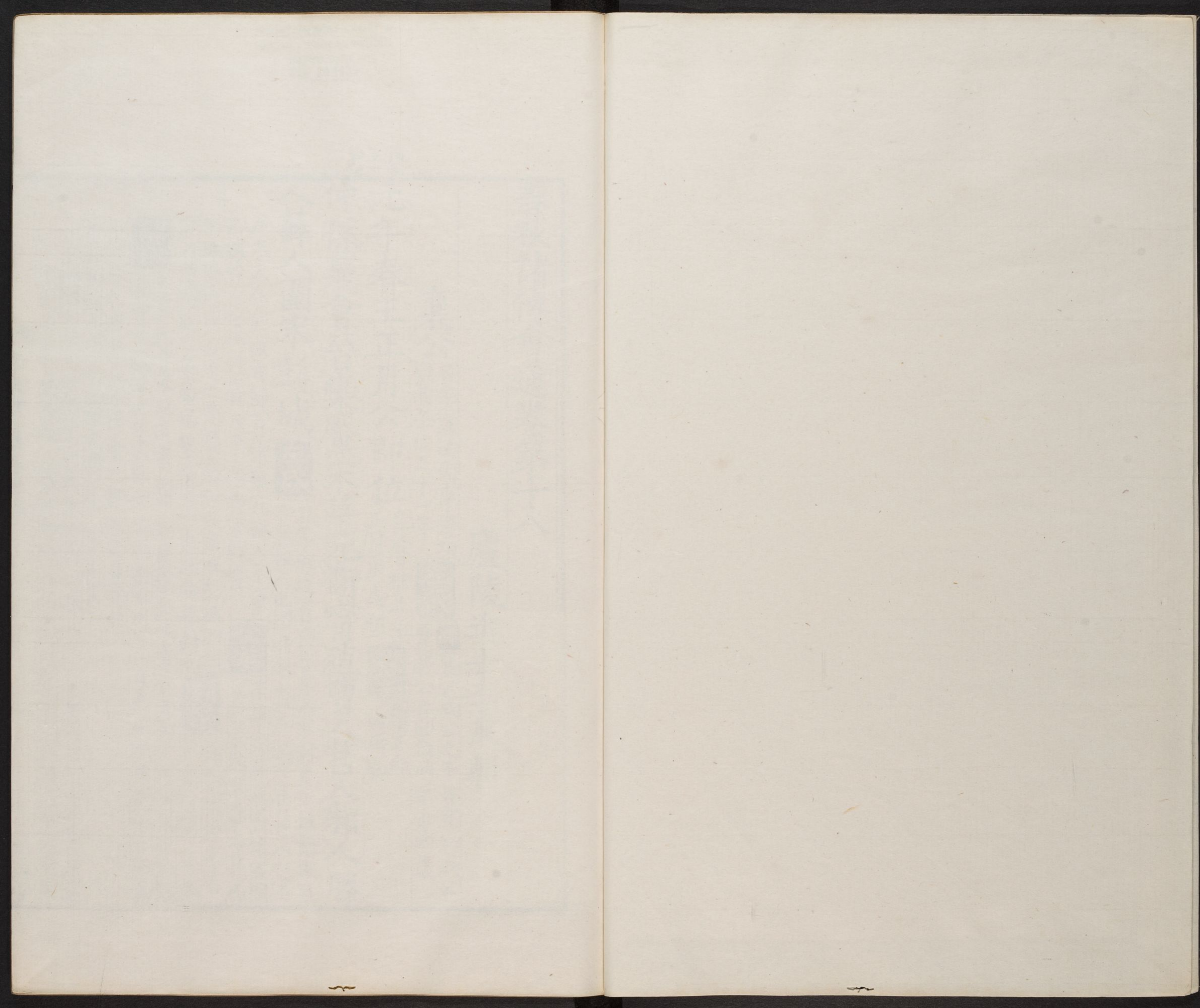


T 110/2452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廬陵進士李廉輯

襄公

名午諡法因事有功曰襄在位三十一年

左氏

疏襄公成公之子母定姒成公薨襄公立即位時年方四歲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長曆推此年正月庚戌朔

穀梁

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黑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氏

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

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曾彭城晉人以為討齊大子先為質於晉

公羊

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

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

係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胡氏

案左氏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成之三百乘矣則曷為係之宋楚

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案宋華元會晉圍彭城正猶衛石曼姑與齊圍戚然彭城書宋而戚不書衛者曼姑為子圍父而華元為君討叛臣也春秋之義審矣

周簡
三十一
四年

又案左氏於克段下曰謂之鄭志此條曰謂之宋志杜氏於成鄭虎牢下曰謂之晉志意略同○**又案**楚丘以不書衛為不與齊之專封此彭城又以書宋為不與楚之專封者蓋桓公之事本善不諱衛無以全其美楚之事實惡不書宋無以顯其罪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

人次于郕郕鄭地厥公羊作屈郕作合**左氏**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郕

于郕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郕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疏韓厥所帥蓋宋衛滕薛

事已停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郕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

親集矢於其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書救也

案胡氏意則此條可入伐而書次例又陳氏曰會伐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從晉而未決也悼承厲公之烈盟虛打遂合諸侯討魚石

爭彭城於楚天下知鄉方矣而五國之大夫猶未以其眾會韓厥之師是有待也亦以見再伯之難也此說雖於事情不合然亦足以發明從伯之人心不可廢也何氏以為刺其欲救宋而不能者非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左氏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九月十五日簡王也成六年即位十四年靈王立○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注**冬者十月初王赴未至故傳善之

胡氏簡王崩赴告已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寢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案三國之朝聘胡氏本泰山孫氏說貶之然穀注及公羊疏皆同杜氏說蓋如胡氏說則此條當與蟲牢同譏但蟲牢明書己酉己丑相去四十日赴告之及必矣故胡氏得之此則下無日未有以辨其久近且三傳皆無貶文恐杜說亦可取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左氏鄭師侵宋楚令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齊○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七月左氏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

九年左氏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

通志堂

周靈

土元

年

通志堂

通志堂

秋七月庚辰鄭伯論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

晉師宋師衛宥殖侵鄭

左氏 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晉伐喪非禮宋師重故序衛上

案 胡氏正例大夫與師其體敵故宋以師序衛宥殖上者亦常文也而穀梁以為成二年鄭人侵衛喪今舉宥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三人同罪稱師者重稱名者輕此說非也若然則是聖人許人之報怨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 **左氏**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勝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成公** ○叔孫豹如宋 **左氏**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氏**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氏** 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疏 時虎牢已屬晉不係晉者大都以名通者不係國也 **左氏** 鄭之邑也

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穀梁 若言中國焉為內鄭也 **注** 鄭服罪內之故為 **胡氏** 虎牢鄭地故稱制之

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係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

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

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

係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有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案** 虎牢不係鄭三傳不同胡氏據程子以為罪鄭人之失守以下陽

不繫國例觀之則其說亦是蓋此年城不係鄭者罪鄭之失守十年

成而係鄭者罪諸侯之據險也然此年之城虎牢必猶以為鄭備楚為辭故春秋無甚貶晉之意至十年之成則不過為拒鄭計而無備

楚之實矣然後重貶之亦春秋之忠恕也杜氏以為此年之不係鄭者虎牢已屬晉也十年之係鄭者言鄭服則歸之明晉志也亦可通

公穀說迂不可從張氏又曰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為宋討則係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係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

之法也蓋用陸淳說然其曰以伯主而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此說似碍理恐難從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氏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氏 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

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案 經書楚君大夫之伐吳七始於此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左氏 始朝也夏盟于

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案 經書朝而及盟者三此年及文三年十三年惟此出盟長檮晉侯之謙也蘇氏曰晉侯脩禮於諸侯也此正與魯及向戌盟于劉同意蓋魯亦敬向戌特出而與之盟也襄如晉五此年四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始於此

公至自晉

左氏 不以長檮

左氏

注 以晉致者上盟不干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

案 昭二十八年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至自乾侯者不得入晉也何氏之說据此例襄公五如晉皆書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氏 雞澤廣平曲梁西南

左氏

注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

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邴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左氏

注 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

注 盟下日信世子光也

左氏

注 言信任在世子光若

左氏

注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

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洪于翟泉會王人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脩盟故稱同不以尹單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

亦不待書同盟張氏晉悼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而罪自見矣丘異矣故書諸侯會而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儕王官於諸侯俾下同於敵血其事不足乎揚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

案單子與盟之為貶胡氏張氏詳矣而杜氏說亦不可廢兼存之可也杜釋例詳泚盟下○**案**日在諸侯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日也會與盟異日而不重出地者非甚美惡則仍舉重之例也此例惟新城與雞澤趙子曰他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某日會某侯盟于某此即行會禮別日又行盟故書日以隔之是矣其不得與首止葵丘再書地同者以其不足乎揚也張氏得之公穀注於新城猶可強通於此盟則迂甚矣以其三傳無他說故姑有之○**案**鄭子展曰五會之信今將背之蓋鄭之從晉始於雞澤故三年雞澤五年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鄭八年邢丘皆鄭與會也于鄆雖未至已致其意矣自邢丘之後子駟不從子展之言而鄭從楚故五會始雞澤終邢丘皆鄭也故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戊寅七月十三日**案**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注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

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案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案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諸侯欲附疏不復備責遂與之盟共結和親故殊之起主為與袁僑盟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出地有諸侯在案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及以及與之也臣繫君故因上地也案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注諸侯在會而大夫又盟是大夫執國權也陳侯不在會而袁僑受使來盟是袁僑之得其義也若通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禮故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也陳氏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誣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悼公為之也諸侯在焉而大夫自為盟而後大夫專盟矣大夫專盟自始

張氏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胡氏曰陳久叛中國而從之也不已晚乎悼公蓋亦增脩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敵血要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曹習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願寡君之欲也雖微盟誓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遯王愿厚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之哉書大夫及袁僑盟自晉也

案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再書齊而袁僑再書陳者公羊曰喜得陳也與召陵再言盟喜服楚同義○**案**君在而大夫盟

與溴梁大夫盟同此書諸侯而彼不係諸侯者揚士勛曰此雖對君私盟慢君之意緩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也然於宋大夫後係諸侯者穀梁曰大夫臣也為恭也趙武為之也○**案**于宋再書地而表僑不再書地者再書于宋以見其惡之大也及國佐盟書地而表僑不書地者書爰婁以見其進盟之逼也○**案**陳侯如會不再盟之而表僑如會必再盟之此悼公伯事所以不及文公也○**案**陳自辰陵不與諸夏之盟者三十年今始如會四年圍頓而徵楚之忿五年晉會戚以成陳救陳七年而楚圍陳其冬而陳侯逃歸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左氏

許靈公事楚不

武子帥師伐許

張氏

荀瑩悼公之賢大夫也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益脩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哉今遽帥師以問罪於許規撫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附錄

左氏

其年晉侯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以絳佐新軍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三月無己酉日誤

左氏

三年冬楚司馬公子何忌

侵陳陳叛故也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繫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

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

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所以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

案襄公之編書聘晉者九始於此年五年十六年二十四年叔孫豹六年九年十九年季孫宿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仲孫羯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成公妾襄公母妣杞姓

左氏

定妣

殯于廟無襯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蓋因匠慶之言遂得成禮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冬公如晉

左氏

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

之命敝邑敝邑福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案此年晉以鄆屬魯其冬邾人莒人伐鄆滅孫統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使我敗於邾五年穆叔覲鄆大夫巫于晉九月會于戚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於會六年莒人滅鄆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鄆此左氏鄆事之本末也其趙子之辨見滅鄆下

陳人圍頓

左氏

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案陳圍頓以其甚楚之忿與鄭獲公子燮以傲楚之爭二事正相類其後皆連兵數載而不息非處已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頓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附錄

左氏晉和戎事

左氏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

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和戎有五利焉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氏

子鄭

注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立

案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左氏

穆叔覲鄆大夫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大夫子巫如晉言比諸魯

大夫也**疏**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而與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同例

宰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

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巫者鄆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時莒女嫁為鄆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主者善之得為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殆即訟也齊人語

外不言如而言

張氏

劉氏曰鄆屬於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于晉也如為我事往也

國以卑其宗廟魯非天子命而私有之臣不能矯其君子不能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許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如此春秋蓋傷之也

案此條為春秋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左氏張氏劉氏之說本通公羊說不知何所據但胡氏於莒人滅鄆下正用其義故不可廢不審

胡氏何所見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皆作稻穀 吳地吳謂之伊緩

左氏

吳子使壽

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注**曾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疏**諸言及者皆魯君命之使與彼行故稱及彼今魯衛俱受命於晉非魯君命蔑使與林父會吳故不**注**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于戚使魯言及也

案此條亦春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公穀胡氏皆無傳姑從杜氏

秋大雩

左氏

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氏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

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左氏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穆叔以屬

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注**不殊**明**吳何以稱人案左氏戚之事吳者吳來會于戚不書盟蓋不以告廟**明**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陳氏**於是盟于戚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蒲之役將始會吳吳不至雞澤之役又逆吳子吳不至吳固不敢自列于諸夏也而晉求之急吳始稱人序於鄆人之上於是至相又殊會之晉厲公以殊會吳未足為中國患也悼公復以殊會會吳吳於是滅州來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滅巢入郢矣

案往會來會之說胡氏本杜氏得之不書盟之說陳氏得之杜氏非也**案**晉悼公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始於此年會戚一也冬會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鄆三也八年邢丘四也九年戲五也十年相六也又成鄭虎牢七也十一年亳城北八也會蕭魚九也晉語又曰於今八年七合諸侯不數救陳與成鄭也蓋自四年至十一年為八年

公至自會○冬成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

左氏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

可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注**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成陳各還國遣成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成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

左氏

書城陳孰成之諸侯成之曷為不言諸侯成之離至不可得而

急前後至故不序

穀梁

成陳內

陳氏

成不書晉悼公之成陳鄭也特以刺中國之無信

之所不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自悼公而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向于相皆東竟也而又成陳鄭以守之楚誠強而晉亦誠下策也案范宣子憂晉之不能保陳與管仲憂齊之不能保江黃正相類甚矣遠人之來固不可不恤而中國之力亦不可不量也然晉之竭力以救陳視齊之坐視不顧者又有間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

善救陳也

張氏

書勞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氏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備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疏宣八年仲遂卒後文子得政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氏

始赴以名也

左氏

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

左氏

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

難以勝矣遂逐之夏華弱來奔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

左氏

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

左氏

鄆恃賂也注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

左氏

莒稱人者莒公

子鄆外孫稱人者

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為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

穀梁

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鄆中國也而時非滅也

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泄宗祀滅亡之道也

胡氏

穀梁子曰立異姓以泄宗

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曰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趙匡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鄆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莒歟以此

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案滅鄆之說先儒所以不取左氏者豈非以昭四年復有魯取鄆之文故以此為非實滅乎趙子案其事情以為莒人以兵破鄆立其子使守之而為附庸其子又鄆之外甥令奉鄆祀然神不敵非類是使鄆絕祀故須書滅公穀但傳得立鄆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莒今滅為附庸後魯取得之故復書取也

究此則三傳亦互相通此恐得其實

冬叔孫豹如邾

左氏

聘且脩平

注平

案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條

季孫宿如晉

左氏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云鄆季武子如晉

見且聽命注始代父為政見大國且謝亡鄆

通志堂

聽命 **張氏** 晉不討昔而討魯偏矣宜乎無以正小國之臯許氏受罪 **張氏** 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於下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氏** 二年齊伐萊萊人賂夙沙衛齊師還夏召萊子萊子不會晏弱城東陽以

偏之五年圍萊至是滅萊遷萊于 **公羊** 不言萊君出奔國 卿萊恃謀也 **注** 恃賂夙沙衛之謀 滅君死之正也

附錄 左氏 陳無宇獻萊 宗器于襄宮

七年春邾子來朝 **左氏** 始朝 公也

案 邾來朝二此年 及昭十七年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 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 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 宜其不從也 **注** 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穀梁** 夏四月不時也 三卜禮也乃者 亡乎人 之詞也

小邾子來朝 **左氏** 小邾穆公來朝 亦始朝公也 **城費 左氏** 南遺為費宰叔仲 昭伯為隧正欲善 季氏而求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 故季氏城費 **注** 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 **胡氏** 費季子氏邑也文子 相三君無衣帛之

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 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妾與是役 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 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 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 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案 費在今沂州費縣魯強邑隱元年傳稱費伯即其邑大夫也僖 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為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 邑強南蒯繼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 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 費人叛南氏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八 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帥費人襲魯孔子命 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遂墮費此 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秋季孫宿如衛 **左氏** 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 貳也 **注** 子叔剽聘在元年

案 趙子曰豈其鄰國經七年始報聘 乎但其間聘者已多非卿故不書耳

八月螽 **公羊** 城費煩 擾之應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

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俊容

案桓子盟即成三年良夫之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鬲頑如會未見諸侯

丙戌卒于鄆鄆鄆皆鄭地頑公**左氏**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鄭

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馬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

又諫殺之及鄆子馬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注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也鄭伯未至會所而死不欲再稱鄭伯故

約文書其名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名於會上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鄭

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鬲

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穀梁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之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

未踰竟也日胡氏案鄭僖公三傳皆以為弑而春秋書卒者左氏曰以卒時葬正也瘡疾赴也夫弑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

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者疑得聖人之意顧曰其說者未

之察爾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今鄭僖公欲從中國會于鄆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

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也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

書曰鄭伯鬲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鄆鄭邑其曰卒于鄆見其弑而隱之也汲鄭伯

逃歸陳侯聖人之曰微而公穀之意遠矣

案春秋外諸侯弑而書卒者三鬲頑也楚子麋也齊侯陽生也胡氏取公穀以鬲頑與陽生同為一例以楚麋為一例張氏亦從之獨趙

子皆不取三傳之說而以為鬲頑本非見弑其說似有見○**案**圍國書大夫自公子貞始陳氏曰楚強甚矣

陳侯逃歸左氏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

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穀梁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注鄭伯欲從中

而去之背華即胡氏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夷書逃以抑之通志堂

侯計者下令國中大夫申做備立大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備禦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案陳自此後直至襄二十七年昭元年宋號之會始與則以晉楚之分伯故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 朝且聽朝聘之數

公羊

注月者起鄒之會鄭弒陳逃公獨

脩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

穀梁

疏傳例往月危往也鄭禍陳逃晉不足恃而公往朝危之道也

案左氏疏曰昭三年鄭子大叔云文襄之伯也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脩伯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東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為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耳其數蓋亦同文襄也

夏葬鄭僖公

公羊

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 燮穀

公羊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

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注**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既

無晉令又無直辭主少興師動而無謀以生國患故貶之稱人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氏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注**晉悼復文襄之業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與文二年貶四國卿以尊秦謂之崇德同意季孫蓋從公在晉故季孫在會而公 **穀梁** 見魯之失正也公 **胡氏** 蘇轍曰晉悼脩文襄之業改命朝聘先歸 **穀梁** 在而大夫會也

稱人衆詞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正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案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左氏所謂尊晉侯者亦不過罪以大夫敵諸侯之義耳張氏曰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會諸侯未有不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

伯者苟且之政此說好耳

又案鄭與晉日五會止此

公自至晉○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

以疆鄙田

秋九月大雩

左氏

也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驩子展欲待晉子

駟曰詩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五口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鄉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日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做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貞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

胡氏

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惟智

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僮鬻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司馬燮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故國人比目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為晉楚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案此鄭又從楚之始也至十一年蕭魚始從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

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案此與士燮來聘言伐郊同

九年春宋災

案公羊以為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以為故宋也范氏以宋者孔子之先也左氏以為來告故書也左氏得之左氏載宋司城樂喜救災之政如徹小屋塗大屋備水器表火道具正徒納郊保庀官司庀刑器出車馬庀武守做宮敬享之類纖悉備具又載晉侯士弱之問

對則其來告必矣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 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左氏

穆姜薨於東宮注成十六年為僑如故徙居東宮

案左氏此條下引穆姜筮隨之言乃易文言之語則知今文言乃古有此文但夫子引以贊易耳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鄭地長曆推己亥在十一月十日

左氏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

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不肯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

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苟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子展曰不可注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矣

胡氏

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陳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案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晉方失陳中國之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詞稍直故七句告用師諸侯不欲戰則內外之心必皆有疑

怠矣盟而書同雖曰同心外楚而其實著其反覆也獨幸五會之信

在人心者未忘而荀瑩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脩德息民於是

以成三駕之績焉則此盟乃夷夏盛衰之機括也歟

又案啖子以此盟鄭人不與左氏所載盟辭乃晉鄭二國自相要之言鄭既不服故諸國自同盟耳

楚子伐鄭左氏

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楚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附錄 左氏

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公還及衛冠于左氏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成公之廟左氏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相楚地

左氏

春會于柤會吳于壽

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穀梁

會又會外之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陽作傅姁姓國

左氏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

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偃陽偃句請班師知伯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一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言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偃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成辭乃于宋公張氏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注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涉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眾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夫何以昭格荒服甚之故日而志之也

公至自會

左氏

會不與下滅也

穀梁

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

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黼逃歸陳侯致相之會存中國也如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是并焉此年會吳于柤甲午遂滅偃陽是若會與遂異也汲猶引也引而致於善事也

附錄

左氏

偃陽之役耶人紇挾縣門以出門者秦董父上縣布蘇而復上者三董父生秦不茲事仲尼

左氏

公宋

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營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注殷樂大濩又有桑林者殷本有二樂也皇甫謐又以桑林為大濩別名未知何據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氏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

門于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衛人追之獲皇耳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案鄭之從楚未嘗不連兵以伐宋一見於宣之元年再見於成之十八年三見於此年四見於明年

晉師伐秦

左氏 九年傳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至是晉荀營伐秦報其侵也

荀營伐秦報其侵也

附錄

左氏

楚子許之秦師也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營商焉以為政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

張氏

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上下之無禮文專以強弱事勢為先後也

案此悼公初駕之師也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駢公

左氏

侯之師而黜其車子駢為田洹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作亂於是子駢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駢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產聞盜尸而攻盜於北宮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子孔當國

公羊

注不言其大夫者降從盜故與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子孔當國

穀梁

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胡氏

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大夫者

穀梁

兩下相殺不志惡鄭伯不能脩政刑也

胡氏

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大夫者

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閒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鑑也

張氏

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駢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駢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鄆

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駢弒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駢者從夷之人弒君之賊也而公子發公孫輒惟駢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

案春秋書盜四始於此此條之說張氏最得之夫子駢之罪豈可以失職蔽之邪不書大夫當討之賊也不書鄭人則疑於雍廩○**又案**正義曰凡止等也書大夫則疑於衛繫書鄭人則疑於雍廩○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此義甚精但春秋若欲書大夫獨不可依蔡侯申例而書曰盜殺鄭大夫某人乎故不書大夫之說程氏得之而不書大夫之說張氏得之

成鄭虎牢

左氏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

拿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既已取之矣曷為係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係之鄭

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拒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
穀梁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胡氏虎牢之地城不從中國故城虎牢不係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以

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人民不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

案虎牢繫鄭三傳亦不同公羊注與左氏通穀梁說無意義不可從胡氏蓋因下文有楚救鄭之書凡救者善則伐者不善故罪諸侯此義甚精而張氏又曰罪諸侯者責伯主之寡謀前年成陳不能制楚以保陳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豈服人之道乎故反繫之鄭以罪之此說亦發明得春秋特書二戍之義陳氏曰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綠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麓不繫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邾鄆鄆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詞也此亦一說所謂為天下城之者豈非何氏所謂欲共距楚者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左氏

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

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

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案陳氏曰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此雖與例不合然亦足以見晉悼公之編特書晉楚二救之義

附錄

左氏

左氏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怒而出奔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

世世無失職若算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算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氏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

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全也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家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疏如上所分則三家所得各以父兄弟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子弟而

以父兄歸公子孟氏止取其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蓋分國民為十三三家得七公得五也役今之丁也邑今賦稅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明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則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室之臣兵皆公室之眾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公口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鑑也

陳氏

書作三軍志三

家之分公室也

案此條其制國分民之說左氏得之而正義尤詳胡氏張氏諸家多從之但杜氏以為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為三軍胡氏以為魯本有

三軍今不過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謂之作耳此處小不合然疏又曰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僖公復古制亦為三軍蓋自文公以來伯主之令軍多則貢重故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眾不滿三軍也若如此說則亦無礙於胡氏之義矣但觀成公作丘甲之後四卿並將則魯未必止二軍也當從胡氏至於公羊以三軍為三卿而曰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譏其益

通志堂

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穀梁以為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其說皆無据趙子已辨之矣不可從舍中軍見昭五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左氏

疏不云免牲免牛蓋不以其禮免直使歸其本牧而

已故不書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氏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

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夏子展侵宋注欲以致諸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

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夫子光宋荀營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

荀營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乃行成注天子光又先至所以序莒

案此悼公再駕之師也又案世子光屢以先至而進列悼公一時借以勸諸侯之趨事然莊公之所以易晉者蓋始於此矣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北鄭地偃師七陽故都公穀作京

左氏

同盟于亳

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蕙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聞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注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胡氏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聞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逾此盟而不顧也意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案悼公四同盟止此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

其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鑑之謂之天之同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觀正義此言則似亦可以同盟為觀禮之同盟姑存于此案如胡氏說則此盟為惡其反覆而書同也案啖子以戲與亳二盟鄭皆不與故此盟止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以柯陵之盟觀之則杜氏所謂伐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之說不通矣故啖說疑是

公至自伐鄭

穀梁

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注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

案此盟後致伐以先事致與伐楚盟召陵致伐書法同然彼以服楚為大則書致伐者宜也此則未能服鄭正與柯陵事同而書至異者何也穀梁疏以柯陵為公不周乎伐鄭故以會為大此為楚強諸侯畏之故以伐為大此說亦強通以此為盟後更伐柯陵獨不盟後復伐乎以此為楚強柯陵楚獨不強乎蓋厲公三伐終不能服鄭則只以常例書之此則三駕之後蕭魚序績方以會至故兩書至伐以見兵事之未可息而終書至會以見中國之所以安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歟

楚子鄭伯伐宋

左氏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左氏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

霄大宰石負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掠掠晉侯使叔肝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

胡氏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肖與會爾

胡氏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

左氏其言會于

為納斥候禁掠遺叔肝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而悼公又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

陳氏有地會而後伐者矣如會袁伐鄭會召陵侵楚是也未有伐而後地會者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詞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詞也伐鄭會蕭魚序績也

案晉三駕止此八年九合亦止此自襄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間晉四興師伐鄭楚輒救之然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之欲從中國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蓋晉之服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不以盟誓為信不以威力為武所謂善勝者也故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亦庶幾乎召陵之不戰乎伐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序績之文也

公至自會

穀梁

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注中國喜之故以會致

案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氏

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注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

示整或執殺之皆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

穀梁

行人者挈國之辭也注行人是傳國之辭命者

張氏

許氏曰書

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是矣

案經書執行人六此年良霄十八年石買昭八年徵師二十八年叔孫婁定六年樂祁犁七年北宮結穀又曰稱行人怨接於上也啖子曰稱行人以其事執也其說皆通

附錄

左氏

十三年鄭良霄石奭猶在楚石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祥習則行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焉用之使歸而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冬秦人伐晉 **左氏**

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欒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附錄

左氏

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諸侯無戇君之靈也二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奉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

師救台遂入鄆

台穀作郚琅邪費縣有台亭

左氏

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

金

夫

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也 **穀梁** 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注** 不足書而書蓋為下事起 **胡氏** 鄆莒邑也遂生事也入者逆詞也惡季孫宿之擅制闡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襄公之編書救邑者二此年救台十五年救成蓋作三軍之後魯益弱矣以區區之邾莒而連年來伐況齊乎然季孫救台遂入鄆而不忌公親救成乃至遇而不敢前君弱臣強又可見矣公羊以圍為取以入鄆為討叛皆非事實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公作士彭

左氏

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

左氏

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

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注** 宗廟所出王之廟即周廟也

案此傳文則魯大廟之外別有文王廟矣

附錄

左氏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

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案傳書伐而經書侵著楚之無能為也

公如晉

左氏

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氏

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案左氏告至例桓二年傳曰告於廟也桓十六年傳曰以飲至之禮也此年曰書勞于廟也然則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則不書矣此亦一說姑存之

夏取邾

左氏

小國任城元父縣有邾亭公羊作詩

左氏

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

案此條公羊以為邾邑不係邾諱亟也非是胡氏內取國例已見成六年取鄭不具左氏取例不合

附錄

左氏

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

○冬城防

左氏

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

請俟畢農事禮也

張氏

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邾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案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蓋臧武仲始受邑也十七年齊師圍臧孫于防二十四年臧孫自邾如防據防以求後於魯此一防之始末也觀下年會向伐秦齊崔杼皆怠慢不攝悼公既卒齊即先叛則城防其亦為疆事之備歟

附錄

左氏

是年晉荀營士魴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魴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將中軍士魴佐之范宣子讓其下

皆讓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

人衛人鄭公孫萬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左氏

左氏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子

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

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注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公羊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伯業也吳來在會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注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強夷臣日以強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胡氏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陳氏此齊崔杼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

北宮括也其特書人何傳曰惰也則不親事於會也向之會悼德衰矣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莒公子而卒會莒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將荀偃樂厲一爭而大還是故伐秦之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則諸侯之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有伯者之令而大夫不親事悼公為之也自是會澶淵晉趙武宋向戌不書書鄭良霄於城杞鄭游

吉不書書公孫段則君令多不行於大夫矣案許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案晉之會吳止此自此以後吳不資於晉晉亦不能致吳至黃池而兩伯並列矣

附錄晉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

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

附錄

晉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

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翦其荆棘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殺之師晉禦其上戎元其下秦師不復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普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注是後衛侯為強臣所逐澳梁之盟信在大夫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左氏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驥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子驥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厲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

於伐秦攝也注能自攝整從子嬌俱濟涇

案秦晉兵爭止此左氏情攝之義趙子雖不取之然齊宋書人諸傳皆無成說以為未命大夫又不當序衛鄭上觀成二年蜀之盟齊大夫列鄭卿下則此非微者審矣姑從左氏

附錄

左氏

十九年鄭公孫萬卒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羊作衛侯衍

左氏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

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嬌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齊人以邾寄衛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亡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注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

胡氏

案左氏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冲尼筆削之賊也

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所以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文所以警乎人君為後世鑑非聖人莫能脩之為此類也

案凡人君奔例書名罪其失地言非復諸侯也鄭突衛朔燕欵蔡朱莒庚輿邾益是也獨衛成公之奔楚不名者歸罪於晉侯衛獻公之奔齊不名者歸功於弟鱄也及其復國則皆書名皆書復歸矣是二公之書法正同也襄陵許氏曰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存大義也此亦通

附錄

左氏

左氏

公使厚成叔弔衛衛大叔儀對之厚孫歸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

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曰衛侯不得入矣其言實上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

臧孫說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案此年衛侯奔剽立二十年甯殖卒遺命其子喜納衛侯二十五年晉人令衛與之夷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弒剽衍復國二十七年殺喜子鮮奔晉

莒人侵我東鄙

左氏 入鄆報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氏 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毀以吳

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楚子囊還自伐吳卒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萬莒人

邾人于戚

左氏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

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於會足見晉為伯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於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自臯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罪其君情可見矣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正弗勝矣林父在位是以知其謀定剽也

張氏

案衛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昭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適歷釋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悼公伯業盡喪矣苟偃親弒君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于戚之會諸傳無文當從張氏許氏

附錄

左氏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

于劉

左氏 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 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 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采邑 以邑氏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

逆而公監之 胡氏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婚姻人倫之本官師中士也 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

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婚姻常事得禮者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遇魯 齊侯圍成

也於是乎城成郭 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鄆同文

通志堂

注至遇而齊師已退也

張氏

劉氏曰武備不謹成郭見圍救患當速而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

案此齊之弱魯第五役也自鞏戰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三十餘年則以畏晉之故也於是再見晉悼衰矣三年之間伐魯者六而有同圍之師○**又案**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書公救成而不取進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又案**春秋書至有至鄆至黃至遇至穀義又不同

季叔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張氏

由不能救成故成郭見壞而城也敵去而城亦已晚矣

案此隳成不服之始事也春秋書齊之圍成者二此年及明年公之圍成者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始則疆事之無備終則家臣之情強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丁巳七月一日

公羊

注是後溴梁信在大夫齊蔡莒吳衛之禍

徧滿天下

張氏

悼公卒政速大夫之徵也

邾人伐我南鄙

張氏

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張氏

許氏

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夫益竊國靈齊與邾莒文伐其國不競甚矣是無他故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案悼公立於成十八年凡十六年起四公之衰而復文襄之盛入國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於民譽蓋晉賢侯也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虛弱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

顧却慮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勤於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口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為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吾日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

城濮鄆陵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夫諸侯盟誓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已後凡三大會苟偃士句儼然臨之諸侯離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成陳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吳不可啓猶楚不可釋也會

向之後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亦已晚矣楚患雖強吳憂尤甚何明於治楚而暗於治吳乎不然悼公之伯過桓文矣

附錄

左氏

是年楚公子午為令尹為子馮為大司馬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左氏

葬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左氏

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大傅改服脩官

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穆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

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厚逃歸故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

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哭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

穀梁 溴梁之會諸侯失政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胡氏 莊之會諸侯

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

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

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

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捨常情忽

於未兆而不預謀苟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來世之意也

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文五十七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以下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

陳氏 春秋書大夫者皆有所繫盟既書齊明盟扈書晉猶繫於國也救徐稱諸侯盟袁僑盟宋稱諸侯猶繫於君也獨此盟止書大夫公穀

胡氏陳氏 皆得之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氏

注邾莒二國數侵魯也

穀梁

注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之

以歸非禮明矣

經書執諸侯十三惟此書以歸執大夫十四惟意如以歸

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

左氏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遂幽

其妻曰臯余而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十一月國人逐瘠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臣懼奔陳

臯比 閱子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 為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左氏 白狄始來注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公羊 白狄夷狄之君也何以不

言朝不能乎朝也

胡氏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案 不能行朝禮之說公羊及范氏杜氏皆同蓋與介葛盧來義通也而劉氏獨不取之其說曰王者正朔東不及夷狄豈責以行朝禮哉苟焉順其俗而至者其有慕中國之心斯可謂朝矣是則不書朝者非以其不能朝實以彼不當朝魯亦不當受其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注因其為行

人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穀梁

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張氏

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石買之伐曹為惡矣而未能

知孫氏逐君之惡也愚案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三者有一不得為伯討而況於兼而有之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

師穀 作侯

左氏

秋齊侯伐我北鄙注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

冬十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氏

晉侯伐齊將濟河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

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澳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斬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

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旃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

齊師州綽射殖綽縛郭最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中軍克京茲下軍克郭上軍圍盧弗克伐雍門之款焚雍門及西郭南郭焚申池之竹木焚

東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

維南及沂注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公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

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穀梁非圍而曰圍齊有大

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穀梁焉亦有病焉非大而

足同焉諸侯同胡氏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

罪之也亦病矣胡氏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

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疾惡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

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詞也春

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陳氏同圍齊不

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對哉陳氏但晉志也

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張氏許氏曰同圍齊言

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張氏得罪於天下也

案此條為一經之特筆諸傳說皆同獨公穀以為

曹伯負芻卒于師 ○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氏鄭子孔

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使告子庚曰不

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

圖之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諸侯方睦於晉臣請

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君亦無辱子庚治兵於汾於是子蟜

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

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為子

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

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徒役幾盡晉人

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

案此蕭魚之後 楚兵又至鄭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祝柯今屬濟南郡即

左氏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

陳氏

會無王卿士其亦申

案此以間有事而書諸侯 與救許緣陵重丘書法同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漵水

漵水出東北合

國至高

左氏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

左氏

漵水歸之于我注邾田在漵水北今更以漵水為界也

穀梁

自漵水輒辭也注委曲張氏前年執邾子以歸以伐魯也邾人宜有所懲

隨邾水言取邾田之多張氏戒而伐魯無忌如此伯令之不足以令諸侯

可以自反矣不言以歸釋之也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濟西汶陽

之取而恃伯威以強取明矣魯肆強奪邾失漵田而庶其畀我相繼來奔

邾自是 衰亂矣

案魯取邾田二又見哀二年 ○ 案此條致伐之義胡氏最精穀梁曰

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

之盟何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其意以為晉執
邾君魯取邾地若盟後復伐也夫以致伐而證其取邾之罪已為迂
矣況上二例亦止可施之毫北蕭魚而他處多不通乎故不可取公
羊又以為魯本與邾以漸為竟後漸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亦無
据之言也

季孫宿如晉

左氏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

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
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附錄

左氏

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
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

左氏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曰非
禮也夫銘天子今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

等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
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
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
焉以怒之亡之道也**注**為城西郭傳

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氏

荀偃卒而視不

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暝受含晉欒魴
帥師從衛文子伐齊**注**不書魴兵并林父

張氏

討強暴之罪而使逐
君之大夫尸之何以

服人乎故特書林
父主兵以罪之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

齊侯卒乃還

左氏

及穀聞喪而還禮也**注**禮之常不必
待君命詳錄所至及還者善之也

公羊

還者
何善

詞也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言乃者士
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至穀者來侵齊也言聞者在竟外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竟有可以安
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
眾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穀梁曰君不尸小事
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墾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竟如
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墾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
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
故至穀聞齊侯
卒乃還善之也

案穀梁例曰還者事未畢之
詞也此說非胡氏已辨之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孟獻

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

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

左氏

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
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鄭子孔之為

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附錄左氏 其年鄭子展當國立子產為卿

冬葬齊靈公莊公光立○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泰山南**左氏** 城西郭懼齊也齊及晉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盱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

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左氏**

及莒平子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注**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衛地**左氏** 齊成故也

疏於經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往年齊與晉平盟于大隧已服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也**張氏** 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

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盟云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歟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左氏**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

注孟莊子伐邾以報之**張氏** 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其君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

出奔楚黃公穀作光**左氏**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愾諸

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公子黃將出奔呼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注**二十五年陳殺二慶**穀梁**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胡氏** 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此謀國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之合於義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

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案杜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此例可施於陳黃秦鍼衛鱄宋辰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此例可施於鄭段然於通例不甚合又左氏以為罪公子燮不與民同欲者大謬

叔老如齊

左氏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注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案魯自成公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之後二十四年無交好之事矣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左氏

報向戌之聘也

注向戌聘在十五年

案魯之報齊邾已甚故聘齊以解仇聘宋以求援耳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九

廬陵進士李廉輯

襄公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

拜師及取邾田也

案僖公之拜濟西田不過使公子遂成公之拜汶陽襄公之拜邾田皆出於躬行邦交之瀆於利甚矣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二邑在邾平郡界

左氏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庶其非卿也以地來

公羊

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

穀梁

以者不

雖賤必書重地也

胡氏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

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況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

陳

於是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

案經書三叛人此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昭三十一年黑肱左氏所謂名其人終為不義者是也然春秋內大惡諱鄭詹之逃來春秋猶以不信諱公今直書不諱者何哉蓋此三叛之受皆我公不在國而季孫受之也季孫受之而不諱正猶公在會未歸而師滅項不書取而書滅也觀文十八年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而春秋不書則知在君則諱在大夫則不諱為矣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

臣

欒桓子厭娶於范宣子

不相能厭卒欒祁與其老州賔通幾亡室矣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之秋盈出奔楚

注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書名罪之

案杜氏以宣十年齊崔氏出奔稱族文八年宋司城來奔書官十四年宋子哀來奔書字為無罪則凡出奔書名者皆為罪之然此例

亦有不能盡通者要之春秋正本之書故凡國君見逐及大夫見逐皆不書所逐之人而皆以自奔為文者明其自有取奔之道也獨宋子哀得見幾之善故書字貴之其餘恐皆非子之矣○**案**欒盈以此年奔楚明年自楚適齊晉為商任沙隨之會以錮之二十三年齊助之入曲沃齊遂伐晉其冬晉殺欒盈欒氏亡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案此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穀疏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今歷無頻食之理但古或有之故漢書高祖本紀亦有頻食

曹伯來朝

臣

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即來見公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

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

附錄

臣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己卯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穀無十一月字

案何休以此年為己卯杜氏以為己酉已不合史記世家以為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又不合

附錄

臣

范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樂王鮒為請叔向不應祁奚言於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氏

樂盈自楚適齊

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令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氏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胡氏 古者大夫掃其社稷不繫繫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氏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

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輟觀起於四竟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

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使遂子馮為令尹

張氏 劉氏曰追舒之為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楚子與人之子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乎天下故稱國以殺臯累上也

附錄

左氏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

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驕又從寡君以觀覺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驕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堂耐與執燔焉間二年間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

巳杞伯勾卒

左氏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夏邾畀我來奔左氏

注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張氏

孫氏曰來奔惡內也

鄉納叛邑今受叛人也

公羊以此為治近外平故小國有大夫矣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

自楚歸于陳左氏

左氏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役

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設祭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寅累也

胡氏

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

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

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左氏

左氏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

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編拜

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唯魏氏及七輿大夫

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

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

吾子鞅請駮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

斐豹殺之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

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注

以惡入曰復入

之詞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邑也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

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無所容

於天地之間是以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鑑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左氏

左氏

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

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

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天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郟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注兩事故言遂陳氏此其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表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陳氏書遂叛則晉伯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案伐衛遂伐晉志不在衛也兵事書遂見僖四年疏又曰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詞是兩事故曰遂恐施於此條不合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雍榆晉地左氏注豹救

于雍榆公羊曷為先言救而後穀梁言救後次非救也注惡其不遂君故書次陳氏言次先通君命也張氏劉氏曰晉次尊君抑陳氏以區區之魯何救於晉書救晉天下益張氏有樂盈之臣之義

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帥師救之斯義事也豹反怠案此條胡氏就以入聶北于匡之例雖大義皆譏其不勇於為義然

棄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克救豹皐明矣案春秋隨其本意而書齊桓救邢本欲止聶北遙為之援豹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其實言次則並是非救但各隨其本意耳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季

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申豐退訪於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公彌使與之齒季孫失色

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孟氏之御駒豐點謂公鉏曰苟立錫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秩莊子

子若羯立秩弟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曰孺子秩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

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

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

使正夫助之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

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

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乃盟臧氏曰母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

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仲尼曰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穀梁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遽伯玉

施不怨也穀梁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晉人殺欒盈左氏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公羊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穀梁

惡之弗有也注不有之以為大夫也

案稱人而不書大夫與鄭良霄例同討亂之詞也左氏曰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此說非

齊侯襲莒左氏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

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

張氏

孫

曰以強攻弱而又掩其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蓋侵伐之中而臯之尤者也

案春秋用兵之中惟齊之叛晉也一書伐曹入其郭一書襲莒皆一經之特筆深惡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左氏

注賀克

仲孫羯帥師

侵齊左氏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左氏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張氏

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

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命于楚矣

案頻月食者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及此年七月八月二條左疏曰漢書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乃為一交

以為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而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月日食此年七月八月頻月日食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匝來及於日或可更食若前月日在交初二度以後則後月復食無理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初推步之術必無此理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疏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蓋多歷世代或轉寫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敢改易也又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左氏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蓬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

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字從蓬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左氏

興師民怨之所生

張氏

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被廣矣非特魯之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公作陳儀

左氏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

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

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

張氏

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為鄭難則其救不足言矣

案蕭魚之後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餘澤也

公至自會 ○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氏**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張氏

許氏曰鍼宜咎之事無聞焉爾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叔孫豹如京師 **左氏**

左氏

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邾王城也周語云靈王二十二年穀

洛闢毀王宮壞其城齊叛晉欲求媚天子故為王城之

張氏

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

案魯之聘王止此此後止書叔缺之會葬而已也

大饑 **左氏**

左氏

饑無死傷曰饑

穀梁

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

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胡氏

是年

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能矣故書之以為後戒

案經書饑三惟此年為大饑

附錄

左氏

晉范宣子問穆叔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昔句之祖自虞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

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

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

且請伐陳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

左氏

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

使告于晉子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莊公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崔子

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聞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倮堙祝佗父申崩及其宰皆死崔氏殺驪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曰安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敵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杼側莊公于北郭

賈舉舉與侍人賈是二人景公靈公之子母魯

望齊莊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叔孫宣伯女

望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君於亂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

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
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案宋萬魯慶父皆奔而后得誅之春秋皆不書殺不書葬以為佚賊也鄭人斲公子歸生之棺而葬靈公齊人暴崔杼之尸而葬莊公不得與於討賊書葬之例者因其自死自敗而誅之非誠於討賊也故春秋均之佚賊之法不使臣子之盜名也崔氏敗在二十七年慶氏敗在二十八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

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

胡氏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佈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脩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案杜氏以為晉初伐齊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知之齊既有喪師自當退故雖受賂不以為譏此說大謬宜劉炫之規之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

前年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隊者井

壘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杜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被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注子美即子產也

附錄左氏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隊者井壘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取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夫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鄉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曰其詞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己巳七月十三日重丘齊地

左氏

同盟于重丘齊成故

案正義郊特牲曰天子存三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鄭左以此謂杞宋為二王之後荀祝陳為三恪杜氏以夏殷之後為二王後又封陳并二王後為三恪二代之後則各自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隆恪敬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雖通二代為三其二代不稱恪唯陳為恪耳又案子展子產之入陳與子國子耳之侵蔡一也而二子之心不同故舍之得稱名而子國稱人據左氏近載則此書入亦近於未減之詞矣

也注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諸侯者夷儀之諸侯前序後總省文也

胡氏

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

特書曰同

張氏

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案此書同盟正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書諸侯者間有事與祝柯同又案公羊注曰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與平丘欲討棄疾同故詳錄之非也此正以不能誅崔杼故詳錄以起之也案初午數趙武之政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始此今年夷儀明年澶淵再合諸侯也二十七年宋三十年澶淵昭元年號三合大夫也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有之

左氏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

衛侯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胡氏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五鹿注晉愍衛衛失國使衛分之一邑胡氏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滅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定用喜弒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陳氏逆之也

案衛侯入夷儀此猶突入櫟公在鄭爾公羊以為護君以殺者非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

二十四年吳人為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使沈尹筮與師祁犁

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至是卒叛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大敗遂圍舒鳩八月楚滅舒鳩

案楚滅書大夫始此自是滅國晉荀吳蔡公孫姓鄭游速皆不書人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

冬十月鄭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

吳子遏諸樊也公穀並作謁

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左

注使若吳為自死文所以強守禦也

穀梁

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

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陳氏但書門于巢卒何自輕也不以咎巢人也

案此條胡氏全用穀梁故不重錄其陳氏說本何休亦通

附錄

左

是年晉趙文子為政楚屈建為政趙文子今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

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楚為掩為司馬書土田度山林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左

二十年衛甯殖疾召其子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喜許諾二十五年冬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是獻公

使子鮮為復辭敬也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也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也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伯玉伯玉遂行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則言罪之在甯氏也

注子叔即

剽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

胡氏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其君書何也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術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棊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況私意耶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

張氏許氏曰君臣之分一正而不可復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孫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

胡氏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

否則奉身而退專

祿以周旋戮也

胡氏其據土背君之罪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衎甲午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

於門者領

胡氏衎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之而已

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嘗存乎疾疾衛侯

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

張氏春秋名衎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瑕名之重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同意然甯喜以納君而見殺則方之成公衎為

甚矣

衎衎之入夷儀與突之入櫟同甯喜之弑剽而衎復歸與傳瑕殺鄭

子而突復歸同衎之殺甯喜與突之殺傳瑕同然甯喜之事則備書其首末而傳瑕之事並不見經以為不告故不書者似然矣然魯鄭

鄰國不應如是之忽略也先儒曰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言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然夷儀亦衛大都且書法既同何以辨焉獨陳氏

曰鄭伯雖在櫟嘗與諸侯會于垂則君國矣是故殺忽不書殺子疊不書殺子儀不書以三子之不書知突之已定也以剽之書弑知衎

之猶未定也是故衎再見而后名之鄭伯突入于櫟不曰鄭伯突復

案經書叛五叛人十一衛孫林父宋華亥向寧華定宋弟辰仲佗

石疆公子地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也陳氏曰書叛必不能討者也春

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

雉之城者矣故書叛始此

歸于鄭此其書復歸何弒剽而後得國也此說雖亦未甚合姑備一說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案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案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朝于晉晉

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追之獲殖綽復翹于晉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注卿會公侯皆應貶但向戌又有後期之責故書良霄以駁之書良霄所以責向戌非是舍霄罪也若良霄與晉宋皆貶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被貶其後期之責不見故書良霄名退宋班明向戌二有罪也

胡氏

趙武貶稱

人助孫氏也鄭良霄獨不貶者案左氏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則知其不助孫氏矣

案此會左氏晉宋書人之說啖子不取而以為末命之卿公穀皆無傳無以辨其必然胡氏說今本亦不載而見於張氏所引姑從之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案

初宋芮司徒生女棄諸隄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視

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

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

胡氏

殺世子母

晉人執衛甯喜

左氏

澶淵之會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

氏秋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注將仲子詩義取眾言可畏雖為殺晉成然人終以為為孫氏

案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

許靈公

案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

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鬻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

禦寇十二月入南里墮其城門于師之梁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案蕭魚之後楚兵三至鄭而無功矣

附錄

秦

秦晉為成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

左氏

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三命之服先

左氏

楚子秦人侵吳遂侵鄭

八邑子產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
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上其子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子曰此子為穿封成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
楚伍舉娶於王子牟子牟為申公而亡伍舉奔鄭將

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

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殿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

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馱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
齊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于晉乎辭不失舊
齊 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我高魚趙文子言於晉侯討類也請歸之遂執烏餘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氏

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

必以惡終
景公
即位通嗣君也

案齊聘魯
五止於此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臣**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

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苗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 **注** 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 **陳氏** 晉楚初同主人地於宋故經惟序九國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陳氏** 夏盟也晉楚嘗盟矣會于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君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

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臣**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

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公 **胡氏** 甯喜既坐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與免餘邑六十受其半以為少師 **胡氏** 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案** 甯喜之罪與里克一也而二君殺之皆以私故不入討賊之例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又曰惡獻公也

衛侯之弟鱒出奔晉 **臣**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君失其

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 **案** 獻公謂甯喜曰子苟納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臣** 書弟以罪兄 **案** 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鱒約之公使鱒鱒辭曰夫負羈執紼銜鐵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鱒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鱒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

者昧維彼視注昧割也猶曰視彼割維穀梁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

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胡氏其稱弟罪

喜也故出奔晉織紉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張氏劉氏曰衛侯尼小忿以誅有功捐大信以疑至親使鱗至

梁子曰專之張氏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也當此之時鱗以全身不離於

惡名為智以毋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以自

潔為忠以不仕為廉可謂重己乎是乃君子之所貴

案此條三傳略同胡氏事取左氏義取穀梁但穀梁以專為喜之徒

者非也何休又以鱗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亦非也其說

詳見於叔肝卒下揚士勛之辨矣而

鄭氏以比之微子之去則過美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

楚人衷甲伯風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伯風
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
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
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子木將死矣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
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
矣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
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
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

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

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趙武取之豹云者恭也

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

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

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

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眾而用齊桓召

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

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

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
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
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陳氏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
之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鄭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鼫則魯及諸侯
晉之不足以至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豹云者蒙上文也
張氏劉氏曰豹何以名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地于宋以宋為
主也呂氏曰晉楚之從交相見夷夏之分自此不復辨矣
案此條穀梁美趙武左氏貶叔孫豹皆非書先晉之說陳氏得之豹
不氏之說劉氏陳氏得之大抵春秋宋虢之會楚先而書晉為首黃
池之會吳先而書晉以及皆不以夷先夏也僑如意如之再見皆止
書名省文之常體也公羊說非也
又案楚之爭伯常始於宋而楚之

分伯亦成於宋其爭伯也圍宋盟宋矣然僖二十七年宋之盟無嫌於宋與春秋猶怨宋也至宣十五年宋楚為平已開天下南北之變矣故以貶詞書未幾而成十二年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於是晉楚分伯之機啓於宋矣春秋諱而不書蓋有以也至是向戌以弭兵為名驅中國之諸侯而交見於楚廷宋其春秋諸侯之罪人歟春秋兩書宋為地主以首禍罪宋也

附錄 **侵**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

侵

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晉荀盈如楚

盟楚濊罷

侵

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安靖其國家

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

莫大焉削而投之

案此傳則當時識者亦知此盟之為非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長曆推是十一月朔

侵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注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曆推得之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疏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者以絳縣老人之言也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注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附錄 **侵**

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苗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

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案此條注則杜氏明以建子為春矣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來朝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也

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

崔成有疾而廢之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告盧蒲癸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崔成崔疆殺東郭偃偃常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封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崔子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至是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癸氏易內而

飲酒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當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向餘子之朱方富於其舊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其將聚而殲旃

案崔杼之死齊人戮尸于市而不書者不予以討賊之例也○**案**昭四年楚靈圍朱方殺慶封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氏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

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皆月者危

陳氏

諸夏之君旅見於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外相公朝夷狄也

案

如

案公如楚二又見昭七年

附錄

左氏交

左氏

是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

不與盟陳文子曰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且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子大叔歸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德政而貪昧於諸侯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九月鄭游告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告不為壇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楚屈建卒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襄二年即位

左氏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

書之以徵過也**注**据傳本以十一月癸巳崩

附錄

左氏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

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長曆推此 **胡氏** 日戊戌朔甲寅是十七日其月無乙未也日誤

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則明殺恩之非禮也

案 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係前月之下史策常體此范甯之說也然杜氏以十二月無乙未者蓋杜專據左氏說經以二十八年春頓置兩閏則此年不得又有閏故直以為日誤耳胡氏之說非惟不取左氏於范氏之意亦微異矣然論春秋日月恐杜氏為密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 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遜公患之乃使巫以

桃荊先被殞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卜使公治問爾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卜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 **公** 何言乎公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以存君也 **穀梁** 閏公 **胡氏** 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君也 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

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以存君也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行豈有顧其身與 **陳氏** 吾君嘗以正妻子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月 **張氏** 劉氏曰易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嫌於無不書書在楚 危在楚也 陽而後稱陽猶嫌於無君而後稱公安可弗察耶

案 左氏疏曰僖十六年冬會淮宣七年冬會黑壤成十年秋如晉十二年冬如晉皆以次年至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惟此一年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惟書此年者如楚既非常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例以示法也 **又案** 正月書公在四

又見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

夏五月公至自楚 **穀梁** 喜之也致君者始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案 公至自楚二 又見昭七年

庚午衛侯衎卒 **閏** 閏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君子不以刀弑之 **閏** 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 閏門者也寺人也

祭觀舟閏 **閏** 閏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君子不以刀弑之 **閏** 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 閏門者也寺人也

齊於人不稱其君閏不得君其君也禮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閏弑 **胡氏** 案穀梁則吳子近刑人也案

吳子餘祭仇之也 **胡氏** 左氏則吳子亦邇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羊作世叔齊 公穀有邾人

段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諸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

穀梁 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矣其誰云之 **自守也** 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

此變之 **望** 古者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正也 **族而後及妻族** 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復文襄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恤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場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

陳 書城杞是合十二國之大夫為悼夫人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也** 書宋災是合十三國之大夫為其姬也甯喜弒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弒父吳楚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為盟主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然後有執齊慶

封放陳招殺蔡侯假討賊之 **張** 許氏曰齊桓城衛而諸侯歸心焉者義以盟諸夏若楚靈王者矣 **桓公之志** 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

又不時能無攜乎 **案** 此條諸傳皆貶惟穀梁及何氏子之蓋穀梁不知悼夫人杞女之事也僖公為成風伐邾而春秋不予以救患之義平公為悼夫人城

杞而春秋不予以保小之仁則於公私之際審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段

范獻子來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

案 士鞅來聘二又見昭二十一年觀拜城杞之使即私情之不足以令諸侯可知矣

杞子來盟

段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虞號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

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負不之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注 魯歸其田故來盟賤其用夷禮故書子 **羊** 杞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宗廟社

稷當 **穀梁** 蓋時 **王所黜**

案 杞稱子三傳不同且從左氏此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而盟蓋晉之治杞田非出於公義魯之歸杞田未必出於誠心故杞子親來以

要結

吳子使札來聘

段

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請觀於周樂 **吳子** 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

姓名而叔肝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脩之豈不信夫

張氏 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是愬者季子身為貴戚違父兄之命而徒以潔身而去為高視宗國之危亂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之肥瘠正吾夫子所謂果哉末之難矣者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末之信也劉質夫之傳得聖人之旨矣

案 札不稱公子杜氏以為其禮未同於中國公羊以為許夷狄者不一而足穀梁以為成尊於上而陳氏又以為楚秦之使皆以再至而後進之今吳一聘而遂同於楚椒秦術之例者吳驟強也書札如椒術者皆非命大夫之詞也其說不一獨常山劉質夫以為貶詞而胡氏張氏皆從之胡氏辨難已精無復他論光弼僚在昭二十七年

附錄 左氏季子 **後**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為之歌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為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為之歌唐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劓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大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聘于鄭見子產如舊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

案 季札所觀其幽秦魏唐陳等與今次序不同蓋夫子未刪定以前也但未刪以前亦不過止有十五國則夫子所刪削蓋亦無多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餘篇蓋馬遷之謬耳正義云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 召公奭之燕薊縣

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仲孫羯如晉 **左氏** 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注 士鞅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左氏** 通嗣君也 注 楚邲敖即位

金

注公數如晉希見答今見聘故喜錄之書月

楚聘魯者三至此書法始同於中國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景公

左氏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上公

左氏

或叫于宋大廟曰噫

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穀梁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其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

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胡氏

易曰

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伯姬女而不婦者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

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佞公羊

左氏

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

佞夫弗知僖括圍為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穀單

穀梁

幾甘過鞏成殺佞夫拓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甚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穀無下

公羊

何以書葬隱之也其稱諡何賢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氏

鄭伯有使公孫

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

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哲如楚歸而飲酒子哲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癸丑晨自

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

穀梁

不言大夫

胡氏

不言復入

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

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約會晉趙武齊公孫

薑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

宋災故尤之也不公羊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何錄伯姬也諸書魯大夫諱之也公羊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穀梁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穀梁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眾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胡氏春秋大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胡氏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為之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叛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世子弒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弒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列會亦眾而未嘗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知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蔡世子弒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世子弒君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

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乎張氏君父子之變自文元年以商臣書此猶夷狄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為會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意焉既變例書蔡景公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其深傷之意可知矣案此條穀梁以為善之書人者眾詞固失之矣而左氏止非其不信公羊又以為卿不得憂諸侯夫春秋盟會之不信者多矣城杞亦卿之憂諸侯也何獨於此而貶之深乎故胡氏獨從劉質夫之言而張氏亦用之其義精矣陳氏曰諸侯之大夫不序自蜀盟以來未有也於是復不序何晉不足以為盟主也晉之不足以主盟自宋始必再言故而後貶重絕晉也凡諸侯不序吾君在焉而書吾君大夫不序吾大夫在焉而書吾大夫與有譏也譏不在魯矣則不書吾君大夫傳曰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亦通

附錄

資

是年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

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左氏是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六千六百有六旬也左氏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

者從而與之秦後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魯 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魯**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

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重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胡氏** 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已亥仲孫羯卒 **魯** 孟孝伯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魯** 成 ○癸酉

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魯** 莒犁比公

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 **胡氏** 經以傳為案傳有乖謬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罪之在也 之事是矣左氏稱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信斯言則是子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授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弒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書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始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 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可也

附錄 **魯** 是年穆叔至自會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及趙文子卒晉

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皆不堪晉求護隱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又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又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又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白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案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初立外則晉悼之伯方務綏睦親鄰內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無他虞柰何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是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郟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悼公既沒齊邾交伐魯之不振益甚蓋以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乃俯首南面而朝於楚雖晉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泯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宣成以來已然而實成於襄公也李氏曰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十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則鄰國交爭之禍起雖享國長久倚晉為重已階削弱之端此襄公生亂而不悟其變也斯言得之矣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九

後學成德校訂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十九 後漢書

